

三山齋集四

書序記題  
跋

本館藏  
共六

~ 16  
2339  
4





和  
2339  
6-4

三山齋集卷之七目錄



書

答楊峙岳

答或人

答道基書院講儒六

答集成祠儒

答孤山院儒

答咸昌儒林

答湖南道儒

答謙川院儒



答淳昌華山祠儒林

答莘巷院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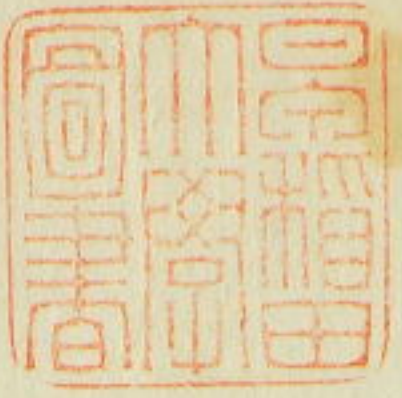
三山齋集卷之七

書

荅楊峙岳

中庸章句序歷敘道統之傳而不言濂溪於集解序則言之且臯陶伊傳既入於此則朱子之尊濂溪豈在此數賢之下耶

中庸序論道統處不及於濂溪朱先生於此必有斟酌而然觀孟子篇末直承以明道墓表其旨亦可見矣至於集解序則只言中庸一書始終顯晦之故體面自不同也謂朱子之尊濂溪豈下於臯陶伊傳者





三山齋集  
稍涉粗疎更思之爲善

似有得其要領所謂要領指何而言歟

要領不須以某章某句指定爲說戒懼謹獨謂之學問切要處則可豈必爲此書之要領乎

程朱兩先生釋中庸二字立言不同許東陽謂程子之言兼舉動靜未知如何

不偏之謂中或問首章明以爲在中之義則後人難容他說而其下又曰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許氏兼動靜之說其或本於此耶然推說則可如此而終非正義也

中庸無說心處而朱子於序中明言之何耶

中庸雖未嘗說出心字而其實自戒懼而至於致中和自首章而至於末章夫孰非心之所爲耶朱子之以心爲言不患其無所據矣

答或人

庶子無母父命他妾養之者謂之慈母齊衰三年其母雖存已改嫁其父自幼時命他妾養以爲子者亦謂之慈母乎其母則旣再嫁爲慈母三年則當以何母爲外家乎

母雖已嫁與無母不同雖以父命謂他妾爲母然此



三山齋集  
別是一事非禮經所謂慈母也非慈母而行慈母之服可乎似聞此子非男而女也則女無爲後之義尤無所可論矣愚意依喪服篇鄭氏註說以庶母慈已者之服服小功似宜未知如何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釋者以爲恩不能及慈母且然况其不爲慈母者乎只以所生母黨爲外家無疑

答道基書院講儒

序文氣質之稟云云

氣質統言之則一物也故言氣而質在其中言質而氣在其中分言之則氣自氣質自質故或有氣清而

質未粹者或有質粹而氣未清者古人氣質之說蓋如此今日氣出於質者未詳其所本更示之如何

王宮國都云云

四代學制王宮之東或有小學或有大學其說在王制有虞氏養國老章註中於王言宮於國言都互文也

曲禮少儀云云

夫子則誦傳先王之法此數書者蓋後儒因夫子之所誦而著焉者居多豈夫子反誦此數書而傳之也觀於大學可知其如此



篇題初學入德之門云云

非以明德新民爲初學之事也以古人爲學次第在此書學者必由是而進焉故謂之入德之門

明德云云

只觀章句虛靈以下十四字則其爲主心言明甚然說心亦有多般此則正如孟子所謂本心仁義之心耳

大學之道學字道字云云

雖是一般字義有難明處則釋之無則不釋此等不必深究也

第二章作新民云云

民之自新如第十章興孝興弟不倍云者是矣然則其作之之道亦不外於絜矩其間豈無禮樂刑政之施而以本之不在是故篇內無及耳

第三章與國人交云云

文王之未爲君宜有與人交之事雖其爲君之後也有以君道臨之處也有以友道交之處如是通看似好

第四章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云云

小註本無至善字然自然服民而至於無訟豈不是



新民之至善朱子亦以虞芮讓田事當之矣

第五章莫不有知云云

兩知字分屬體用沙翁之旨固有在矣第以章句準之則只曰知猶識也未見有分體用之意此章之末雖有全體大用之語是則心之體用而非知之體用也凡此終不能無碍今但依章句章內五知字并作知識義看定莫或無妨否恨不及摳衣而仰質也章句善惡之不可揜云云

上言小人閒居是惡下言心廣體胖是善此段居中而兼善惡有通貫上下之妙此意亦不可不知

第七章四有所云云

不正故不存只是一串病痛

第八章賤惡而辟云云

賤惡敖惰較有輕重或問中說敖惰處曰其惡未至於可賤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觀此可知其等品矣

人之其所云云

四有所之上雖不提出人字看來亦是衆人之事

莫知其苗之碩云云

莫知其苗之碩雖若無所貼於上文亦偏之爲害者



而為不能齊家之大端不可只以帶去說看了

第九章孝弟慈云云

孝弟慈人倫大綱自小學之教無非此事此篇則只就其上行下效處言之故始見於齊治章

反其所好云云

仁與暴皆然

第十章上恤孤而民不倍云云

倍猶違也言不違上之所行而亦恤孤也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云云

不可不慎是尋常兢畏之意不止好惡一事

其如有容云云

如字意思寬廣最好看不可只作虛字讀

畜馬乘云云

不察雖有之而不察也不畜則初不畜也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云云

此句重言特致丁寧之意未見有別義

荅道基書院講儒

第一段註云云

所謂先覺無論先賢與同時之賢先乎我而覺者皆是也年齒不須論



末段不亦君子云云

學而時習之未可便謂之成德朋來之樂猶是順境到不知不愠則造詣最高正文言所謂不見是而無悶之事非成德者不能也

人不知云云

人泛指衆人非必君大夫也

末段小註云云

大槩得之而全體字猶欠的確愚意仁有以性言者如孟子仁義禮智之仁是也有以德言者如中庸知仁勇之仁是也性非地位不可言至德則有地位可

以言至日月至焉亦以德言者也

曾子曰章云云

兩程子忠信之訓造語不同而其義則一論語取叔子大學取伯子者亦未見各有攸當恐欲兩存之以示不敢偏主之意也

小註胡氏云云

新安說恐長然一貫之後亦豈無三省工夫要之不必屑屑然分其先後

道千乘之國云云

敬事之事只是尋常事爲非政之謂也



子曰君子云云

以威重爲質如義以爲質之爲質若以稟質言之則稟質之不重者將不可爲學乎

曾子曰慎終云云

誠信必欲分別則似誠以心言信以事言

子禽問於子貢云云

胡氏此論蓋本於朱子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之說然未論全體與一節聖人氣像無非中和之發今以無威厲等字而謂有未足乎此則如程子之論申申天天何以曰惟聖人便自有中

和之氣耶可謂粗矣饒氏抑揚之說尤未可曉

有子曰禮之用云云

和固是自然底然初學豈能無勉強而至於純熟則自然矣此和字與中庸中節之和不同中節之和當和而和固和也當嚴而嚴亦和也此和則只是和而已知和而和兩和本皆無病到不以禮節之處始做病耳

有子曰信近於義云云

先主之依劉表正是有勢力可依者非有二也師友則固不在此科然亦有失於始而後或有悔者尤不



可不審也

子曰詩三百云云

下說爲順然直指是對微婉說全體是對各因一事說其意則與上說亦無不同

道之以政云云

只朱子資稟信向之不齊一句語已自明白淺深以信向言厚薄以資稟言而其曰信向者卽感發興起之謂也以此意看定似好

攻乎異端云云

攻之爲專治字義本如此非朱子自以意釋之大抵

人之陷於異端者將謂其必有要妙勝乎吾道者故專心以治之而畢竟無此理徒見其爲害而已夫子之意似是如此非謂畧治則可而必專治然後爲害也

周公制禮樂云云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到程子始言其非其前無此議論想當時亦以爲當然而有所放過耳

季氏僭八佾云云

以文勢則誠如來說而事理似不如此熟味兩章夫子之言亦未見有追咎當初與受之意活看可矣



子夏問曰云云

二子可與言詩則同而子貢之引詩不過以贊歎聖人言外之旨而已子夏則初問問荅只是繪素之說忽地推到禮後處聖人也未曾思量及此故特以起予稱之

禘自既灌云云

禘固魯國所當諱但不可顯斥耳何至不得說禘之一字雖不欲觀亦豈無或觀之時耶

或問禘之說云云

禘之名義爾雅疏曰禘諦也欲使昭穆之次審諦而

不亂也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此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五年一行其說在於王制註疏今論周之禘而以爲夏祭誤矣不王不禘隆殺之分然也又何疑乎冬至祭始祖乃程子之所義起非所以語古禮也

祭如在云云

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其理自如此何待將事之際方有所分排乎以心與貌分言者亦未是

王孫賈問云云

先設主後迎尸先王制禮之意未易窺測而姑以臆



見論之則主者神所依也尸者以生人而像乎神也  
既事之以神又事之以生人之道如是而後其禮乃  
備豈疊祭之謂也神明會聚之疑似本於朱子二主  
不可分離之說而自與此意義不同更詳之如何尸  
固重於主也而自曾子已疑祭必有尸後來尸遂廢  
而主獨存古禮不可復見可勝惜哉五祀之主未詳  
其制恐只如今之位版

子曰周監於二代云云

周之禮自文故聖人稱其文何必兼言質耶至其後  
來之末弊則亦不足謂之文矣

子曰管仲之器云云

此器字朱子以局量規模言之與不器之器不同可  
知蘇楊說亦好故集註取之

答道基書院講儒

子曰不仁者云云

久與長恐無甚異利仁朱子以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爲言則便是下章好仁之事而夫子歎其未見者也  
二子雖賢或未必及此胡氏恐看得利仁稍粗

子曰惟仁者云云

理有未明則雖無私心好惡未必得當者有矣然此



三山齋集  
蓋論衆人之事則所謂無私豈必真如仁者之無私哉若仁者則無私處便自當理非二事也

子曰參乎云云

後世學者雖或言一本萬殊之義類不過口耳之習耳何可與曾子之實踐真知者比而同之夫子出而始問於曾子者可見師道尊嚴處

程子說動以天云云

分以言之則忠爲未感怨爲已感而合以言之則要皆屬行處所謂動以天者乃是合言者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云云

此約字只是不侈然自放之意如所謂簡約儉約也與守約之約精粗不同

答道基書院講儒

公冶長篇首云云

嫌有不當避者亦有當避者程子之言蓋指不當避而避者也瓜田李下之類雖似小節亦是在理當然何敢忽也古人云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恐難一一槩說

子貢問曰云云

瑚璉舊註所釋雖與禮記不同或別有他據亦未可



三山齋集  
知朱子所以從之者其以此歟瑚璉與簠簋制度同  
異及內圓外方外圓內方之義皆未有考此等亦不  
必深究

子路好勇云云

當時諸子散處四方其於出處行止未必一一就質  
於夫子子路之仕出公恐亦如此其正名問荅安知  
不在於既仕之後耶

子曰臧文仲云云

既云臧文仲居蔡則非國君之守龜可知縱逆祀之  
失固大於作虛器而或論此或論彼自無不可何能

每每兼舉耶

子在陳云云

斐然成章雖或與大學中有斐君子地位不同何至  
無可觀處耶

子曰雍也云云

洪氏說儘有斟量若曰通指帝王之位云爾則聖人  
豈得輕以許人也

可也簡云云

夫子非可其不衣冠而處也外此安知無可取者耶  
聖人之言多少含蓄未可如是迫狹觀



三山齋集  
子華使於齊云云  
程子說已盡復何疑乎朱子所謂看來聖人與處却寬者尤好玩味

季康子問云云

冉有雖多病痛其才必有過人者故在四科中首以政事見稱夫子之許之也不亦宜乎季子然問可謂大臣則又深抑之言固各有當也

樊遲問知云云

上下仁字似不同上仁是爲仁之人下仁是仁之德而必加仁者於先難後獲之上者惟如是而後方見

得所謂難者是爲仁之事所謂獲者是爲仁之效若無此二字則難與獲未知是甚底意如此看似是

子曰齊一變云云

齊魯之風氣固有不同合下周公太公亦豈無差殊周公而非聖人則已聖人爲之豈有不可行王道之地耶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云云

博文約禮是聖門教人之大法由是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爲顏子雖或未然亦可以不畔於道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云云



三山齋集  
心之德愛之理已上說人上說雖若有兩般其實只是一箇物事特所從言之異耳子貢旣以博施濟衆爲問故夫子告之以立人達人與答顏淵之辭不同者不亦宜乎

子曰默而識之云云

此三言推以極之固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而要下學之事何可謂聖人之極至乎

子曰德之不脩云云

先孝悌後學文先脩德後講學本末之緩急然也博約文禮又以爲學次第爲先後兩者各是一義也以

志道爲格致豈有所據耶

子曰甚矣吾衰云云

無是心非忘世也只謂無復行道之志耳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者也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所謂行道者身老則衰者也如舜無爲而治宜若無關於老少而猶不免耄期倦勤此理瞭然非所可疑

六藝中五禮云云

六藝之肇自何時雖未能詳要皆是上古聖人之所爲其數之或奇或偶亦曰自然而已書數諸法未曾



三山齋集  
深究不敢強對世或有專治者問之如何

子曰不憤不悱云云

憤悱未見有深淺朱子因程子沛然二字雖有時雨化之說豈必謂顏曾當之而他人皆不當耶如是則聖人啓發之化其所及者亦狹矣恐宜活看

齊戰疾云云

夫子雖未嘗行軍言辭之間豈無可驗者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暴虎憑河吾不與也者亦其一也子在齊聞韶云云

夫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其未也固有不正者矣然

則韶之在齊魯者容有不同

子曰天生德云云

也有合謙讓處也有合自信處何必同也然此與畏於匡兩章皆似有爲而發但未可質言耳

大王時商德雖衰云云

朱子答或人之辭直是爽快一洗俗儒拘攣之見今反以彼說爲當殊未可曉誠如是則泰伯何爲逃荆蠻而夫子之獨以至德稱泰伯者又何事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云云

動正出三字朱子以爲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



三山齋集  
做工夫處此說恐最精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云云

驕吝雖有盈歉之殊其爲私小之累而桔蔽此心則同朱子詩意恐是如此

答道基書院講儒

子罕篇首云云

計利之利不專是利欲之利來論所謂病在計字者甚是先言利者蓋以爲戒尤深也

子絕四云云

意必固我雖歸宿在我上四者又各是一種病痛而

聖人都無了故記者詳察而歷言之

子畏於匡云云

夫子人臣也故欲行周公之道若論道統之傳則固不得舍文王而稱周公也

顏淵喟然歎云云

雖以文王之聖猶謂之望道而未之見顏子之如有所立有何疑乎

欲居九夷云云

九夷與魯地相近夫子之欲居之者似或以此先儒說未見的證



子曰譬如為山云云

曰往日進皆可然往字較有力

子曰可與共學云云

權與經固有別矣然謂之反經則便若有意反之而其流弊甚大程子之斥之不亦可乎

鄉黨篇首節云云

與下大夫言上大夫言只說隨其位之尊卑而所以待之者不同而已不必局定為承上接下之事也馮氏之意蓋言已為上大夫則與彼齊等不必閭閻云爾然其說亦似太丁寧

趨進翼如云云

為擯時固亦有趨進之事

緇衣羔裘云云

中衣裼衣俱有此章三衣即裼衣也

先進篇首章云云

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雖聖人得位而用禮樂大槩只如此亦非謂一無損益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云云

言語政事文學未見有輕重之序

子曰由之瑟云云



子路雖不足於中和其剛勇之稟本自過人又能學以成之故能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若更渾化則便是聖人地位奚但曰升堂而已耶麤質二字殊未安

季氏富於周公云云

富如周公者不知有誰而雖有之獨稱周公亦何害耶非所疑也

柴也愚云云

愚魯辟彥未見有次第

季子然問云云

二子聖門高弟雖其察理未精所行或不滿人意而

豈有甘心從違之理故夫子之言如此其必有以取之矣若曰姑欲陰折季氏而為是過情之譽則聖人誠心應物之道恐不如是無乃未安乎

動箴習與性成云云

習與性成本出於太甲篇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之文此亦可以本性看耶先儒說恐無可疑

司馬牛憂云云

死生有命非必指正命而言只如俗說壽夭長短莫不有命之意

子張問崇德辨惑云云



愛欲其生惡欲其死正大學五辟之病非理明心公之君子未易免也竊恐子張平日亦有近於此者故夫子之言如此

子張問士云云

質直比忠信更有不脩飾之意正與下文色取仁相反所以爲達與聞之分也集註不只曰忠信而必加內主二字其旨亦可見

前日問目云云

臨大節之義復此見扣深仰不明不措之意所論儘亦有理但此節字不作節操看而只以死生之際言

之則所謂不可奪者知是甚底此似有碍更教之如何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

觀夫子答辭子路之意蓋以爲不必正也

定公問云云

一章上下幾字難作二義故集註皆以必期釋之謝氏說亦無甚異其曰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原分於此者言其終必至於興喪也此豈非必期之謂乎

子夏爲莒父宰云云



放於利之利利己之事也見小利之利利民之事也其義固不同

葉公語孔子云云

因其自至而取之是則所謂有因而盜兩解未見不同

子貢問曰云云

必信必果雖未必皆合於義不害其為自守也故夫子亦以士許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云云

中行狂狷槩言聖人所以取人者有此三等則可今

必歷舉及門之士謂之某也中行某也狂狷則鑿矣

憲問篇首章云云

朱子此說槩以憲之為人與下章問克伐怨欲之意參互而知其如此耳

四者不行云云

仲弓之堅壁清野即夫子所告敬恕之事而其效至於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與彼強制於外而未能拔去病根者奚啻不同

子曰邦有道云云

所謂危行者非故為蕘絕矯激之行也特不變其平



生之所守而已

上句則先說言云云

言與行俱危君子持身之常法其或言遜者不得已而有變也故言遜在危行之下

子曰有德者云云

此德字只是德行之德所謂行道而有得於身者也與四德之德不同

有德者亦可有勇云云

德有淺深未必皆有勇仁道至大能言不足道

南宮适問於孔子云云

羿羿有如彼之才力不得其死禹稷則躬稼而有天下此是文字轉折處故下然字

子曰爲命云云

辭命之義得之四者優劣不必論也

或問子產云云

兩說皆是稱許之辭而貶意亦自在其中

子路問成人云云

末節之首無子路字則以爲夫子之言不亦宜乎特舉四子之所長者集註所謂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者是也



子貢曰管仲云云

未仁非仁語意畧有淺深蓋二子所見如此

聖人以匹夫匹婦之諒云云

此章問答初不及於召忽之死以匹夫匹婦比召忽云者何也

子言衛靈公云云

祝鮀之治宗廟蓋取其習於籩豆之事而已豈謂其能盡誠敬也

子曰古之學者云云

為已為人是君子小人大界分處辨之亦非甚難患

在不能察耳察焉而寧有不自知者乎天理人欲說得濶非止為已為人其辨往往只在毫釐間此則誠至難來說似倒了

或曰以德報怨云云

指意曲折反覆是通論一章之旨何以謂只就報怨上說耶

子曰賢者避世云云

聖人行藏何敢妄測姑以學者之常法論之則商紂之暴虐只當避之而已至於周末則衰亂雖甚猶有可救之理自視力量或隱或見庶乎其可矣



三山齋集  
原壤夷俟云云

原壤以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其道本如此也故聖人不能深責而姑全故舊之情也歟妄意如此  
答道基書院講儒

知德者鮮云云

人能知德則患難憂戚不足以動其心子路惟不知德故有愠見謂之不受命者未見其褻當

子張問行云云

中庸註以篤恭爲篤厚其敬然此處則與忠信相對說以篤且敬之義看定似好

人無遠慮云云

以時言以地言兩義俱有然以時言者人皆易曉以地言者或致放過故集註如此歟舉其一則亦可以兼該矣

誰毀誰譽云云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歸宿正在民字猶曰曾經如是之民也來說非是

師冕見云云

聖人矜不成人之意何間於貴賤少長乎非所疑也  
舍曰欲之云云



三山齋集  
上欲字只是伐顓臾之事此欲字則直言人之貪利  
旨意淺深不同

陽貨篇首章云云

陽貨雖本家臣既專國政則蓋已爲大夫矣待以大  
夫之禮不亦宜乎

民有三疾云云

習俗之染亦豈無之而聖人既謂之疾則是以氣質  
言也故陳氏之說如此

微子去之云云

所謂以難易爲先後者蓋以微子爲易而箕子比干

爲難來說恐倒了箕子固最難而人莫難於殺身以  
比干爲最難亦無不可

柳下惠爲士師云云

柳下惠所言只是平說事理無悻悻之意故謂之雍  
容耳

長沮桀溺云云

四人優劣未可知然觀沮溺直呼聖人姓名而其言  
極無禮蓋不可與之有言矣

泰伯虞仲云云

泰伯不可但以逸民稱之柳下惠賢而隱於下位亦



可謂之逸民也

柳下惠小連云云

柳下惠比之夷齊雖可謂降志辱身其為降辱不過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之類而已何至為枉道也

答集成祠儒

寒水齋先生道德淵源其於配享此祠孰敢曰非宜况有道儒太學通文則一世之公議亦可見矣而區區所慮者獨未知於先生當初建祠命名之旨果如何耳此是至重至大之事更博議於當世有識以求十分穩當之地而行之恐為得宜既有吉日如是奉

告殊涉悚惶而實出於審慎之意諒之如何告祝文字待議定後請得未晚而目下賤病亦無以自力為此矣

答孤山院儒

愚於此事每以官決為言者非避事也只以身坐遠地無由親審其形局故耳第於彼此論辨之際亦有所嚙揣者主脉來龍雖未知如何壓臨則壓臨矣只此壓臨已不啻未安士林之論烏可已也只緣中間舉措多錯或先諾後悔或私自毀撤以致尹氏不肯心服遂生相抗之計輾轉層激便成鬪鬩此則彼此



三山齋集  
共分其責可也雖然士林所戴者先賢院宇也尹氏  
所惜者私家舊基也大體之輕重如此則畢竟勝負  
亦不難知尹氏苟能念及於此則必有及今善處之  
道何待官決而爲之也須以此意明言善諭期於改  
圖如是而猶不從則官決之外更無他策非愚之所  
能及也

答咸昌儒林

承諭孔朱二夫子影幘奉安事顧此蒙識何敢與聞  
而旣承俯詢不可無對先聖影幘私家亦多奉安自  
橫渠先生而已有其事矣况於多士講誦之地豈有

未安之理朝家雖有影堂精舍之禁此則恐俎豆一  
事今旣無此而只用櫃藏以時瞻敬而止則宜不在  
此科且初不奉來則已矣旣奉來而忽復疑貳許久  
權安於曾不議到之地其於道理果如何也愚意則  
然如以爲未審則呈于禮曹詳聞其禁條本意之在  
於俎豆與否而更議之尤似完備矣

答湖南道儒

今此三賢追享之論實出於士林尙德之意令人感  
歎而院宇新建旣有朝禁若合享於謙川則其亦可  
矣但三位俎豆一時並舉於累百年之後者事極重



三山齋集  
大不可以不慎也。姓鄉設祠雖有光州近例實非古  
今通行之事。至於位次則以樹立以年甲俱有。艱  
而不安者。愚意則與其輕舉於不審之地。或致辭說  
無寧姑寢其事。以待百世論定之日。恐合事宜。且諸  
賢既各有賜額之院。雖不汲汲更享於此地。亦足慰  
後人追慕之情。而不至爲大段闕事矣。惟在商處。

答謙川院儒

三先生追享之禮已成。士林之幸。當復如何。第此當  
初難慎之說。實出於爲先賢重事體之意。而到今未  
免爲不足論之異議。慚悚之極。若無所容。且本院行

此大事而身帶任名。不得與聞於論定之日。如此山  
長不足爲有無。繼今幸毋以此二字相加。如何。膳儀  
及稟日謹此還納。

答淳昌華山祠儒林

俯詢祠宇位次之疑。愚亦先有所聞。頗費思量。而殊  
未得恰好道理。今不敢強所不知。質言可否。徒取僭  
汰之罪。且於貴道儒林。方有持戒之端。尤不容率易  
開口諒之。如何。三印臺下別建一祠之論。儘有意見。  
而新剏既有禁令。且士林所以尊奉冲菴者。不止爲  
乙亥疏一着。則今爲二公之賤享。自此移彼。亦未見



其可幸博議而審處也

答莘巷院任

官帖覽還鄙見曾悉於年前稟題今不必更費辭說  
有若上下論議者然如謂官令不敢不從則亟先割  
去鄙名於案中俾勿得罪於栗翁門墻而後任行已  
志也

三山齋集卷之七

三山齋集卷之八目錄

序

贈洪伯能序

高君講堂禊帖序

贈朱季章北歸序

送尹伯常遊四郡山水序

送洪生克之南歸序

贈黃永叟赴直 莊陵序

默庵遺蹟序

記



還讀齋記

海州安忠閣記

代人作

默窩記

詠歸亭記

籠水閣記

棣萼齋記

今來軒記

門巖游記

上元踏橋記

記游

記大人畫像時事

題跋

楚楚軒聯句跋

恠石詩跋

庸窩遺稿跋

安東金氏族譜跋

題紫陽袞鉞後

書寒松沈公

師周

旌門帖後

書孟翁

洪公鳳祚

墨妙卷後

書貞夫人金氏遺事後



書李善長家藏篆千字後

題慎君樵所藏文谷先生簡牘後

書明庵處士譜狀後

書朴君燦瑛陽洞遺稿後

書徐弼元孝行錄後

書道峰黜享事實後

書洪氏妹所藏先考墨蹟後

題枕肱堂李公夢賚年譜後

書大芑酬唱錄後

書金君泰善言行錄後

題長川金公仁俊行狀後

題畸庵鄭公相琦行狀後

題李衡臣先考家狀後



三山齋集卷之八

序

贈洪伯能序

士不讀書則無所爲業然讀書焉而失其所爲業者亦有之矣古之爲士者道德而已今益之以事功文詞而循以下之有不勝名焉古之爲書者六經而已今益之以諸史子集而衍以類之有不可勝記焉豈古陋而今備哉古之所以爲學者統于一而已充諸已而粹然之謂道德發諸辭而爛然之謂六經士旣先立乎道德矣由是而宣著焉之謂事功由是而發



三山齋集  
揮焉之謂文詞其於書既先主乎六經矣參之史以證其理參之子集以博其趣其如是焉耳今也分以裂之並以匹之奚徒匹之又從攘之奮袂而呼於人曰我爲事功爲文詞而其於書也亦取諸諸史子集而足矣嗚呼捨其本而求諸末竊竊然且以自喜吾不知其安所用也夫菽粟也魚肉也果蔬也皆所以養人之具也然必菽粟存而後魚肉果蔬附之今棄其菽粟而取其魚肉果蔬悅乎小而忘乎大烏乎可也其亦立而見其病且死也余友洪君伯能性嗜書余獨見伯能自年十五六時已喜觀史能道其治亂

興衰之大致及年益壯又益浸淫於古今子集與凡野乘稗官譜牒碑版嬉事俚說誕妄支離無所根據莫不目闕手披矻矻不倦往往出以語人傾倒羅列如波斯賈胡誇說珍藏瓌詭萬狀令人眩目嗟乎伯能之於爲書其可謂勤矣而其於道何有哉豈姑欲習故實採藻華以從事於世俗所謂事功文詞者歟亦聊以辯博淹貫自多於時人則又加下矣雖然伯能年尚少志力豪健偶一快耳不然士之所以爲學者自有準則其道則出於天而存於人其性則仁義禮智信其情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施則君臣父



三山齋集  
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文則詩書易禮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言由是而推以驗之也易明反以求之也易獲行之於身安且順處之於人和且平措之天下國家無不得其理聖人之道如此其尊且懿也伯能獨無意於此而乃反甘心於彼豈其理也哉然近觀伯能議論亦非不稍覺其然而猶復徘徊眷顧終不能脫然棄歸抑無近於無勇者歟夫讀書以求道士之所爲業也相規切以失友朋事也非伯能之志力有足以進於道而其失爲可惜余之言亦何爲及於此

高君講堂禊帖序

陰城高君士行嘗從家君學讀書於石室院中於是院有月講每旣望諸生晨集於院拜祠下訖揖讓以升取所習經書羣坐而誦質焉至暮又揖讓以退禮勤而語詳諸生或欠伸於坐士行在其中獨若無倦色旣歸約其鄉中士十數人書名於帖出財貨規立草堂畧倣石室程規講學於其中士行之同里友崔君大而爲余道其詳且曰士行之自石室歸也其色若溫然而恭其居家與待人若恂然以謹又耻其身之獨善而將與人共焉子其勗之又曰吾鄉僻在湖右無先生長者廬於是士無所風勵以興自士行之



三山齋集  
歸也推其所聞於先生者而爲一鄉倡一鄉之人樂爲之應此吾鄉之幸而亦先生之餘教也子且得無言於斯乎余於是爲之歛衽太息曰自庠塾之教廢而聖人之道不明天下之士不會于朝則會于市穰穰焉而莫之返也幸有高才明智出於其間欲考求遺經之旨以淑其身則世方羣起以駭之入焉而無與處也出焉而無與語也無切磋相觀之賴而有寡陋無成之耻甚矣爲學於今日者其難如是哉今士行以眇然後生一朝奮乎窮鄉從師遠游歸以其學倡其鄉之人而其鄉之人信以從之無異辭夫士行

之志則健矣非陰之士樂善嗜義不病於流俗者能翕然若此哉雖然斯舉也余爲諸君子懼焉苟諸君子咸能以實心相與其處於斯堂也不徒誦其書而必務明其義不徒明其義而必力行於身以深明講學之效而大服流俗人之心茲非其躋也歟苟諸君子不能以實心相與其處於斯堂也或始勤而終不繼或貌美而內不稱有講學之名而無講學之實人將曰彼設禊以招人學者而其人如此彼從某人游於講堂者而其人如此茲非其羞也歟夫以士行之健於志與諸君子之樂善嗜義不病於流俗者必將



處乎其趨而不處乎其羞而猶不能已於懼者是余之妄也歟其真有可懼者歟

贈朱季章北歸序

咸興之朱自尤翁作贈二君序而益重於世始季章之至於是也蓋余不暇問其人賢否而惟二君之後之爲貴及季章留止石室書院日挾策從家大人請業退則與四方朋友揖讓講讀四朔而後乃歸余於是益知其所存蓋不惟二君之後之爲貴而其人自佳士可愛也季章將行謂余宜有言嗟乎苟有以益於季章者吾豈惜哉雖然季章亦無待乎余言而有

尤翁之序文在焉在熟讀而謹行之而已至其以講服朱子爲言若望紹述家學之爲者則其屬意尤甚勤卽余有言何以易之哉雖然有一焉尤翁後朱子也欲學朱子當自尤翁始况於季章則又先公之所師是亦猶已師也今季章之來也適值先生衣冠之出實終始周旋於執紼之事而旣又轉入華陽山中以訪先公游學舊蹟得當時所爲日記而讀之益聞其講授次第卽其俯仰今昔油然而發其感慕之心而欲竭力以從之者宜何如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贊之曰嚮道而行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



三山齋集  
有孳孳斃而後已夫季章之志誠亦有如是者則其於得尤翁之緒而達之於朱子也宜必有其道焉特恐其未有是耳嗚呼以季章之與朱子同其姓也而又爲學於尤翁者之後則人莫不愛之而其期望之厚亦由是耳季章獨不自愛而其所以爲其身者反有薄於他人之爲之乎此於理宜必無者則余之言適見其過於忠也夫

送尹伯常遊四郡山水序

歲已卯孟春伯常過余秋水樓中告四郡之游曰往歲楓嶽之行子未有以贈我也今復嘿然已乎問之

期已有日矣問所與偕曰無矣余遂告之曰夫遊之不可少者好儔侶也此朱張南嶽之事所以爲盛而且今日尙短積雪之在山者皓然也峽水未盛無花木禽鳥映蔚嚶鳴之趣子何遽爲伯常曰嘻子亦爲是言乎吾疾夫人之無從頌於勢利漢城之衢車馳以折馬奔以蹶視坐其上者目刼刼後顧惟恐它人之掩其肩而上之者皆是物也而獨於游乎何其整而多須也彼誠有不遑繁其舉以自解爾今余散人也夫焉有所拘率然而想浩然而出卽一僮一驢外詩卷衾囊猶不爲吾累何有挈朋曹揀時日以撓吾



事哉是以自吾獲罪來四年出入湖嶺數千里登沒雲之臺以望滄海與夫伽椰雄秀巴谷幽窅訪仙人之丹書禮先師之遺宮以放於楓嶽而今又有此行也於吾心猶以爲嫌焉何也吾旣無以競人之所競卽不能肆情於此其於取也無亦已廉而不有笑於背者乎夫事以果立以疑難廢以簡集以支離敗顧用心何如耳余於是俛以笑起以揖之曰行矣吾不能止子矣雖然子之丹丘爲我訪李處士書屋尙有識之者是吾友胤永氏所棲其人尙志節重名論高士也使其在者必能以廣子之志今亾矣子爲之閱

其圖書得其所以樂焉亦將有徘徊太息而洒然以自失者矣

送洪生克之南歸序

洪君克之之自南平而從大人於漢湖之上也持糧千里去父母絕妻子處於荒寒寂寞之地暑不得濯衣食或累月無肉肥而來瘠而歸然一至而不悔再至焉再至而不悔三至焉彼有所求之耳求之不甚大而急也何以至此夫洪君之所求者亦學爲人之道而已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吾方求免夫禽獸之不暇尙何以他顧



湖南古雖稱君子之邦世代遠而習尚寢乖地沃饒  
有粳稻魚蟹橘柚之產百貨填委猶之乎中國之荆  
揚焉故其民情而好利洪君居其中終不得自拔決  
然捨之而來樂其所可苦以有求也若洪君者亦可  
謂審所擇不靡於流俗者矣壬午季春洪君之來適  
周歲矣讀大學論語思其親束裝告歸嗟乎洪君勉  
之矣入其閭父兄宗族飲食迎勞樂其可知也洪君  
其毋以遠於師友故而忘其志也又曰雖然洪君慎  
毋敢挾已之異而加於鄉黨子弟引其信從者以率  
其餘可也吾見人多矣其始也銳其少進也傲其終

則怠而已矣洪君質而確寧有是耶洪君曰善某敢  
不加勉遂書以爲贈

贈黃永叟赴直 莊陵序

始永叟除 莊陵寢郎有爲余賀者曰永叟其喜乎  
余曰永叟雖貧有數區之田力耕可以無飢彼日治  
文詞將由科第進奚以遽喜其人曰非也今入仕者  
非闕闕子弟則必素厚於選部者也不然其父兄朋  
友爲之先後者也又最下則包苴乞哀無所不爲蓋  
無公然安坐而得之者也永叟湖南布衣力自修其  
聲名隱然重於一方以達於有司之耳然後從以舉



三山齋集  
焉此寧不可喜余曰若是滋非謂永叟者且永叟學道邪學道者惡美名之先至謂其能文耶昔韓退之言每一篇出人大譽則大慚小譽則小慚永叟顧喜之邪卽若是其文與學可知已永叟然乎哉曰然則其不就乎曰有老親在何爲勿仕仕而有不樂則已之可也越中號佳山水齋居萬松間終日惟杜鵑聲永叟至於是可讀書可以游覽其亦可以喜歟旣而永叟至京師肅命而去忽忽不能談追記之使之一笑

默菴遺蹟序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之道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故距之者爲聖人之徒然楊墨之禍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耳况身親無禮於君父而其事又關於天經地義之大者可坐視而莫之正耶惟我孝宗大王當天地翻覆之日痛念周京慨然以復讎雪耻爲己任爰暨一二同德之臣訐謖密勿將以伸大義於天下此夫子春秋之事業也乃有尹宣舉者以江都辱人惡聞其說敢譸張文字而譏議之譏議之不足且誣讒之其子又以是肆然鏤板而一世畏其徒黨之盛莫有能言之者故奉事申公時爲



布衣倡率同志數十人抗疏極論請取其文集而廷議之於是宣舉削官其所謂文集者亦得毀去而我孝廟盛德偉烈赫然如日月之中天無有敢螾蝮之者夫 孝廟聖人也公爲 孝廟辦此事公不爲聖人之徒而其誰也雖然公由是而積被邪黨之所仇嫉流竄遠惡幾不得生而宣舉之文集復行於世噫嘻其亦迫於氣數而然歟然而公之一疏書在史氏將百世不磨則彼陰邪心跡終不能自掩而無所逃於法義之誅區區朽木之毀不毀又何足道哉公其可以無所恨矣余生晚未及識公及居公鄉愛從公

後人遊得默菴遺蹟一卷於其家首載公遺文數篇而附以誌碣挽誄益知公本末然今皆不暇論而獨眷眷於丙申樹立者以公大節之在是也公諱球默菴其自號云 崇禎紀元後百六十三年庚戌日南至安東金履安序

記

還讀齋記

余所居齋名曰還讀取陶淵明詩語也舊有扁額今亡矣復書以揭之一夕仰臥其下忽自笑淵明之於讀書信癖矣其田則荒矣彼誠勤於田又安能讀書



三山齋集  
若余何嘗識耒耜而苦無閑隙居是齋而讀書者六年之間厯以月計彼且弄無絃琴且爲北窓睡且以其間讀書而田又何暇治哉傍有老農啞然笑曰若子未始知勞逸之辨也且子亦嘗夫八珍歟王公貴人朝暮以饗之無異蔬筍藿食者得其一嚮遂爲無上之味故逸者常逸而不自知其逸惟勞者得之則能專其樂故愈勞而愈逸愈逸而愈不逸方吾之治田也赫日炙背汗流滴地草深泥滑牛倦人疲是亦勞之至也已而日暮田間荷鋤歸來稚子舉火山妻供飯偃息蓬廬心閑體舒於是時也又以爲天下之

逸盡在我矣可嘯可歌可觴可缶凡日之所未遑皆於此而得之然則淵明之田益治而其讀書之暇益多也今子晡眠午起四體委地卽盥沐茶飯盡爲事矣尙安得餘暇而讀子之書乎且君子惡不耕而食子殆不免一蠹哉余於是恍然自失起而謝曰善哉余未之聞也雖然開吾戶而望平衍而紆直者非吾田則隣人之田也尙得以蓑衣竹杖日往來其間觀其耕耘之艱而課其勤慢然後歸以讀吾書其亦庶乎淵明之故事矣乎

海州妥忠閣記

代人作



三山齋集  
不佞忝守海州之幾年有府吏某等相帥告曰自故  
牧使崔公永濡殉紅巾之難而食於州城之祠蓋三  
百有餘年矣惟是一邑民吏懷風慕烈歲時享祀罔  
或不慤其以爲褻焉而廟於學宮之側而使多士尸  
之也則自李侯喜朝始吾小人終不忍承事之久而  
遽撤之也輒更私奉神版以祭之顧閭舍湫汙非所  
以致隆尊神今請得新之敢以聞仍言公以高麗忠  
定王三年牧本州紅賊之亂保首陽山城城陷公義  
不辱卽馳至城西鶴巖血指書所爲死狀先解印投  
巖下潭遂溺焉從公者一貢生及公所畜狗皆死之

蓋據邑志所載者如此余惟公以死勤事應祀法然  
非吏屬所得主而李公釐之善矣且公既有廟矣又  
焉疊宜勿許旣而某等請益懇余又益攷古之州縣  
吏死而食其土若朱邑之於桐鄉柳宗元之於羅池  
不必皆列在祀典而出於氓庶之私相報事者多矣  
若公之爲一州捍大難立死較然其一時氣義之感  
至使隸人畜物爭斃於前此豈直如區區之遺惠而  
卽海之一境家尸祝之可也且君子之祀公也以禮  
小人之祀公也以誠禮以致尊誠以致愛亦各有謂  
焉耳乃許之仍資以俸餘以相其役數月而工告訖



三山齋集  
遂移安神版而名之曰妥忠之閣俾以每歲殉節之日祭之如初嗚呼自此州來良長吏宜不一二數皆無稱獨公倉卒效死非有却敵完城之功而今世代遼夔民崇奉之不衰雖欲禁之使已而不能得焉此果何爲而然也可不熟思其故哉夫忠義者非公之所獨性也有繼公而蒞茲土雖百世之遠誰或不感奮太息期與之齊而彼吏民等亦毋徒以偃僂涕洟爲足以事公必思如當日貢生之爲而無或爲畜狗之罪人則又今日所以建祠之意也歟

默窩記

李君聖通名其所居屋曰默窩使余爲之記旣累辭而不可已則請試問之曰子奚默之爲哉且子惡能默子有是屋賓友相逐子有是形與物交營凡朝晝之間醞酢百爲其交乎耳目而動乎心而發諸口者沛然如奔流之水衝底柱決呂梁而東下也其孰能閉焉卽閉之於其口矣其喜怒愉悲感憤憂悔畜於中而形於外動乎顏色而施乎行事者又孰能禦焉如是者命之曰啞默卽閉之於其口而禦之於其顏色與行事矣其擾擾於胷中者卒莫能息焉如是者命之曰睡默夫啞者其口嗒然而其色勃然可以無



三山齋集  
口過而不能無身過夫睡者其形墮然而其夢勞然  
可以無身過而不能無心過然則吾金其口土其形  
而灰其心可乎曰如是者命之曰尸默老佛之所以  
叛於道也若君子之爲默者異於是心定者其言簡  
其言簡則其心益以定定則明明則通於天下之理  
庶幾矣蓋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爲之難言之得無  
訥乎合內外之道也故不求乎心而惟口之爲默者  
睡與啞是也求乎心而失其所以爲心者尸是也制  
於口所以養其心養其心所以主乎身此則君子之  
所以貴乎默也吾懼聖通之眩於是也故言昔徐穉

申屠蟠之徒當漢末黨錮口不設臧否以免於世禍  
聖通倘有慕於是者歟卽奚以之自名而從以記之  
不已嘒嘒歟

詠歸亭記

姜君季昇從大人學一日袖小圖以示曰此吾漆原  
之所謂舞沂村者也始鼎煥之祖慵齋公師事權文  
純先生歸卽卜居於此樂以終身於是有玩春舞雩  
之臺鳳翔之巖濯纓之潭旣築亭而據其中以臨諸  
勝曰風浴之亭而我先生又改以詠歸手書二大字  
而賜之今鼎煥則歸耳歸而讀書於斯亭子有以教



我俾揭諸壁間而朝夕焉余遂告之曰學莫先於見道夫苟見道朝而起起而食夜而寢寢而復起皆學也不然而惟勉強勤苦以爲學則一日之間其廢也多矣誦詩讀書則學存掩卷則學亡有師友講說則學存獨居則學亡整冠束帶瞑目拱手則學存疲以休也則學亡無他不見道之過也嗚呼道其終不可以見歟蓋嘗讀曾氏捨瑟之對惟聖人何許之深而終乃躍然以喜也方諸子言志子路云云冉有公西華云云其事皆慤乃所謂學也若點之言何其放曠而無當歟彼見道寓於尋常而塞於天地之間一舉

目不可以拒也一動足不可以離也者而三子徒拘拘於治國則固矣故春者時之和也沂雩者地之勝也冠童者人之不齊也水而浴波暖而體適壇而憩風清而氣爽夫風焉浴焉而樂者吾與人同而所以風焉浴焉而樂者吾與人異人之樂樂其風浴而吾之樂由乎道而樂也然則所謂道者豈窅茫而難知哉人病有蔽耳嗚呼此慵齋公之有契於斯人歟雖然點也得夫子爲師所就如此彼猶以爲未也故曰詠而歸言詠而歸於夫子之室也其善也夫子與之其失也夫子必裁之嗟乎何其樂也今季昇之去吾



知其悒悒爾也然不曰千里一堂乎尊其所聞而謹行之又謹以思繹之覺其有所本焉雖曰日侍洙泗之講席亦可也以是而處斯亭又安有不樂也

籠水閣記

余少讀虞書璣衡之文則心悅之嘗採註家言縛竹爲器轉之旋旋如紡車淺陋可笑然遇朋友可語輒出而辨質焉洪君德保其一人耳一日德保從湖南來曰吾今行得奇士曰羅景績行年七十餘談此制甚悉已約與共成矣余喜而亟勸之蓋三閱年而器成則閣以藏之曰籠水云余嘗登籠水之閣爲之正

冠肅容而後得一覩焉其制因渾天之舊而損益之爲儀者二爲環者十爲軸者二爲盤若機者皆一爲丸者二爲輪若鐘者若干其圍可坐一人其機牙自擊日夜轉而不息大畧如斯其詳靡得以紀焉余惟古者聖人創神智而設此器于以察天運之順逆徵人事之得失其爲用重矣而其法象之奧妙與河洛圖書相爲出入則儒者宜盡心焉世顧忽焉而不講何也豈以稽諸形者已詳而闡乎道者爲微歟亦歷代沿襲非盡出於古也卽無論乎此而一舉目之頃天之運也地之載也與夫日月五星疾徐贏縮之度



三山齋集  
晝夜晦朔寒暑陰陽之變大放乎六合遠極乎窮宙  
靡不森然以具躍然以動以效於几席之前斯已快  
矣嗚呼孰謂人巧至此而余得以與聞終始以觀其  
成又豈非數歟顧余有感於此自開闢以來帝王之  
所禪代英雄之所割據謀臣談士勇將之所馳騁公  
卿貴戚勢利氣燄之所爭奪事業文章百家之所流  
名皆在此中耳今束以寘之數楹之屋但聞鐘聲以  
時錚錚然其何如也况士生偏邦欲以營爲於世其  
有得失又爲之勃然以欣戚可不爲大哀乎德保早  
以文學名一日謝公車退居田間彈琴讀書以自娛

吾知其不偶然也

棣萼齋記

吾友洪伯能築小齋於所居之東若干武爲其子姪  
肄業之所旣成未有以名之也一日檢家藏故器得  
一板刻曰棣萼齋則乃其曾祖某官公與其弟某官  
公同居之室之號也伯能喜曰是可以名斯齋矣旣  
又聞尤菴宋先生嘗爲之作記而文逸不傳偶於人  
家見先生遺集草稿乍一閱而棣萼亭記者應手而  
出伯能益喜亟手寫而歸與其板刻同揭於新齋之  
楣而使余識其事余惟伯能之爲此豈徒以賁飾屋



三山齋集  
壁爲一時觀美而止哉蓋將朝夕省覽寓其羹墻之慕而以宋先生之所稱乎二公者自勵焉耳余少往來伯能家時伯能纔勝冠而諸弟皆幼日夜撫教甚摯有令人感歎者今伯能年且六旬仲任亦蒼然老大官皆經令長而各有子有婦矣猶怡愉一室其相爲也無異於曩余所見爲其幼少時斯不愧爲二公之後人而猶不敢自以有餘也方且觸物興思勤勤以繼述爲心苟循是以往夫宋先生所言樹連理而烏哺穀者雖不易致其於保族宜家內而光先人文獻之傳外而爲 聖世風化之助豈謂其不可能哉

若諸子之居是齋者又必讀書講學觀古人所戒所勸益發其孝友之天而相與慥慥焉以毋墜乃祖乃父之攸訓則所謂棣萼齋者雖世世常存可也嗟乎諸君亦可以勉之矣

今來軒記

惟我 英宗大王臨御五十有二載深仁厚澤浹于萬類至今臣民皆有於戲不忘之思今騎曹郎姜翰季鷹甫爲余言嘗以兼史入侍 上特稱藝業之能至以爲文武全才仍口號二句曰昔之張翰江東去今之姜翰嶺南來而曰此於汝貴矣予不能書賜出



三山齋集  
請承旨書之汝遂以今來名軒可也翰蒙此異數旣  
定居龍宮之山中則謹以今來軒者刻板而揭于壁  
而寓沒身銘鏤之忱子其識之余病謝筆硯久矣聞  
君之言則蹶然而興曰先大王之所命也余敢無  
述古人云 聖人一字之褒踰於華袞今君之所得  
非特一字而其不遺遐遠眷眷於去來之間者藹然  
若春陽之煦物非 先王之盛德又何以至此噫士  
生於世惟時爲難彼張季鷹飄然遠引以免於亂代  
高則高矣而豈其所願也若君遭遇休明得以嶠外  
末官昵陪清燕身沐 恩波至此之渥以爲子孫無

窮之榮古今人幸不幸何如哉寧不以時也歎嗟乎  
後之讀余文者亦將有感於斯矣夫

門巖游記

環國都而可游者有三角道峰水落諸山而水落少  
遜水落之可游者有金流玉流門巖之水石而門巖  
最奧以最奧處少遜宜其隱矣余居東郊半年所謂  
水落者固嘗嶙峋於戶牖間而未有言門巖者旣聞  
矣而顧畏其荒絕未遽訪也丙寅四月初七日雨始  
霽天氣朗潤始陪家君及內舅洪公作金流玉流之  
游先其易也一路多清川茂樹村莊隱映東挾佛巖



三山齋集  
西眺三角道峰離奇錯互渙若崩濤行十五六里至  
德寺少憩又五六里乃至玉流洞口清泉碧石縈紆  
韻折已令人意蕭然已而重崗環抱外不見野有偃  
石焉白色廣可五丈厥長三之中有微罅水被其面  
而下淪漣演漾如布素練至其罅輒琮琤作環珮聲  
所謂玉流瀑也下成淺潭其清鑑毛髮逸而上多層  
巖廣石據其上俯以視之呀然而笑前之罅者乃二  
石相疊耳始人游此洞未以爲奇及其沿洄流泳觀  
其暮朝之變未有不滿然自得也泝流而上路絕峻  
可三里至金流瀑亦層壁高各八九丈兩壁間盤陀

可坐數十人壁上如之皆一勢渾成絕無斧鑿痕然  
瑩潤不如玉流而水亦少淙淙而已初止菴叔父爲  
余言金流之瀑懸流十丈蓋大雨之後也僧輩之言  
亦然審如是亦壯矣有頃日暮楓松間纖月散彩風  
泉互叫響震崖谷星芒爲之動搖是夜投聖殿而宿  
翌日早食循來路而下遙見林木間隱隱有人立狀  
或曰是石也已而咳笑之聲相聞乃止菴叔父與其  
從弟叔輔及徐士毅朴士混輩追至也相與坐玉流  
壁上飲酒懽甚旣而言歸仰視日色尙早二三子皆  
相顧惜發而未始知門巖之近也有名致一聖殿僧



也試問之曰是有瀑泉之勝北距此不五里於是遂  
并馬馳去致一導焉至洞口捨馬前進所過亂石岷  
呀平者人臥駭者獸立水由其中行瀉爲飛湍匯爲  
澄潭有若槽者若缸者若拖紳者若噴珠璣者咸不  
一狀而類可樂也每得一佳處意以爲觀止是矣而  
輒復捨去如是者四五而後真門巖者出矣其爲狀  
三面阻壁而惟左右二壁特壯偉視金流之二層而  
加數丈焉上戴危巖下限穹石有簷有闕屹然若王  
侯之門洞之所以得名也後焉者雖其勢稍低於二  
壁然亦一氣相互不肯却立惟互也故窺其中而深

巖若鬼府惟低也故瀑水之所從墮而天光之所由  
以透漏焉者也水方盛氣直瀉三分壁而及其一而  
狠石觸焉於是狼狽失勢從巖罅而下注罅峻且狹  
無以自容鬱怒回旋中作霹靂會夕日迴照斜光穿  
入凡瀉者噴者玲瓏悉見光氣相射不可注視噴薄  
之勢少息而爲一小潭窪之外穹石之限也水滲其  
底而出爲一小潭又爲一短瀑潭上下多磐石可坐  
左右諸山大抵皆懸崖累石惟潭北之壁蒼潤磅礴  
最可愛然遠無峰巒之映帶近少林木之掩翳於是  
罷歸在道上相與咨嗟以其特絕瓌偉之觀處京城



三山齋集  
數十里之內而猶坐於荒僻人之知者或寡知亦不肯來况於窮山絕壑人跡之所不及而終於堙沒者何可勝道哉又况巖穴之士懷抱道德歛其奇偉驚人之實而不求知於當世者乎是行也凡得三瀑而門巖非其始計然余獨愛其不謀而成有若陰相之者且冀其因余文而爲好游者得焉故爲之記最詳而遂名之曰門巖游記

上元踏橋記

上元踏橋不知其所始意者以禳除災患如重陽登高之類歟壬午上元余客椒泉月旣升携諸客步出

前街游者已如海矣直西趨銅峴折以北至鍾街聽鍾聲人益衆不可穿過一城都會處也又折以西而北爲景福宮前街至是而遊者稍稀月益明大路如洗廡宇離立位置嚴整徘徊少頃而且歸或言復稍進循宮牆以後出於三清洞口則多可觀從之松檜森然積雪滿徑乃不見一人墻窮而得人家有欵而立於庭曰是踏橋者耶皆大慚促步從苑署前路左挾延齡古宮以東又得大路焉是爲昌德宮前街數遇踐更卒坐附火擊鼓乃三更四點耳少坐把子橋上又西至鐵冒橋望鍾街上人聲尙鬧鬧也然已倦



甚不可復前還東轉由布廬小巷而歸凡歷大橋六  
曰小廣通橋曰大廣通橋曰惠政橋曰把子橋曰鐵  
冒橋曰水標橋小者不可記同遊者洪紳漢垂之金  
斗顯晦叔垂之從子樂顯君佑樂莘仲任樂顏子仁  
童子李道會君佑弟鐵孫子始會也識其事以爲後  
日笑

記游

病臥斗室只賴書帙耳忽復悵憶前時游歷事爲  
一爽然追記一二以存往跡丙戌抄秋也

京城東可游者有水落山之金流玉流洞道峰書院

曹溪瀑布余家石郊時皆一至而玉流東數里有所  
謂門巖雙壁對立四五丈上戴橫石若門而簷者水  
從其間噴瀉陰森可怕亦一觀也地僻鮮至者丙寅  
春陪大人舅氏從叔執義公及徐士毅朴士混由玉  
流來游有聯句

壬申九月與俞興之入南漢看楓滿城黃葉燦如雲  
錦佛宇官廨處處映帶入開元寺斷壑鳴泉又令人  
意翛然日暮登西將臺俯觀江流酒酣談亂時事如  
在目前到江岸已三更矣呼舟泛月而歸  
是歲孟冬以事至松京遂入天磨觀瀑布人言水縮



三山齋集  
非觀時余令壅其上流翌朝至焉方據真娘刻詩石  
水驟跨壁巔直下聲震一洞望之若決銀漢而來也  
潭中冰片立糜碎黑白相盪如春余狂喜引盃失口  
處僧輩竊相笑已而水澆衰附壁遇觸焉噴起作白  
雪漫空狀又一奇耳今十五年魂夢每往來其間終  
當更費筇屐也

嘗與諸友會北漢普光寺作時文似甲子歲事寺西  
距清潭二十五里獨携一僧步尋誤迂十餘里而至  
焉洞中春寒冰雪未開少坐石上仰見仁壽峰而歸  
至西門夜黑如漆脚痛甚十步九跌使僧前曳而行

平生無此狼狽也某年夏與尹勉升體健勉敬勝怠  
金相度儀之李麟祥元靈再訪焉道驟雨入谷水聲  
已洶洶踰石梁以望噴瀉之勢益奇層崖疊石曲有  
態狀獨仁壽半入霧中耳余顧元靈曰君謂孰與道  
峰靈曰止語一曲亦楓嶽所無規模不如道峰之大  
余爲罰一觥靈欣然受飲意亦不伏也暮歸山溪大  
漲儀之幾溺焉余後思靈言有見惜已故不及一謝  
耳

甲申九月大人會櫟泉宋叔于俗離山中余爲此山  
主適數月矣始下車卽一游至是又從焉驅馬入洞



落木清泉已作深秋聲大人方與宋公留法住寺見  
余至遂命前進遇佳處輒停輿地坐談笑而官僮有  
善吹鐵篴者令遙作三兩弄聲盡則起暮至東臺登  
焉重岡複嶂四顧環合山多楓濃丹淺黃與白石青  
松相爲映發會日色欲盡嵐烟驟集倏明倏暗光氣  
浮動人言此山宜秋遊信哉夜宿福泉寺篲水達曉  
如雨至中獅子菴余以事先歸

華陽洞在報恩縣東七十里乙酉季春大人又約宋  
叔同游余苦官事後二日而入謁院祠出二僧導余  
去仰見大人方坐巖棲齋而諸生十餘人侍焉澄潭

翠壁映帶衣裾已蕭然非世中也獨宋公不至爲一  
流悵是日宿煥章菴早起至巴串朝暉滿谷磐石晶  
瑩如礮水至是流離四出豁然無礙偶得少罅卽噴  
薄洄漩以去光影搖蕩令人欲起舞聞同春先生嘗  
至此謂尤翁曰此中固佳但水聲喧聒耳尤翁笑曰  
我亦病黔潭寂寥先輩趣尙不妨其各異歟又前爲  
仙游洞水石益奇峻可喜自此大人轉入外仙游洞  
而余又徑歸洪君弘之嘗言華陽仙游間有村曰晚  
田地奧可避世渠嘗往來其中誅茅墾荒爲卜居計  
令余一訪亦忽忽未果也



三山齋集  
記大人畫像時事

癸未秋大人畫像成門人李奎緯等使畫者韓宗裕爲之也始卞尙璧號爲國手畫七易草而不就謂余曰吾畫諸公像以百數凡像有異則可畫也雖百美必有一缺焉不然有最焉公渾然完且厚此所以難也且吾驟見其嚴毅而不可犯也賜坐談笑見其盎然以和也旣徐察其坐如山嶽以重而偶一顧眄奕奕有英氣此四容者殆非畫之所兼乎尙璧去宗裕代之方小本成李公翼鎮馳至呼其僕認之僕遽應曰漢湖令公耶遂移摹爲野服深衣二本然野服以

神采勝而視太露下唇微垂大抵典刑可議深衣近之矣面若以小而設色未厚眉目間黯然不舒見者言人人殊莫能定一二或反以小本爲最當移摹時亦病顴頰無高深勢而改之卽未爲盡善也卞又言過十餘年而貌益衰或者可畫乎姑記藏之

題跋

楚楚軒聯句跋

歲乙丑孟冬之月徐友士毅從弟存吾過我于石華村中相與處一室讀書將歸思有以留其迹乃作聯句詩三十韻夜旣深存吾困睡二人遂足成之蓋聞



古之學者其存心篤其立意遠其存心篤故其操行  
力其立意遠故有以游泳而不厭也聖人既曰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必爲之彈琴詠詩  
投壺習射之法而曰游於藝見二者不可以偏重也  
吾輩平時固惰以失之者然今日之會首尾亦一月  
之久矣方其讀也蓋口不停聲目不停視殆若有人  
執杖箠而從之每朝起相視燈烟滿鼻面無人色夫  
天下之書非旬月所盡讀而聖人之道非卒然所能  
到也苟善學者但當持久不怠死而後已乃欲以一  
時之意氣竭筋力而求之而不知其力疲意闌而將

無以繼其後此吾輩之過而是詩之作爲有意於宣  
暢之耳或者乃一歸之無益蓋未然也詩雖末藝人  
之性情寓焉君子之讀是篇者於士毅歎其無抑慎  
敦厚之風於吾與存吾歎其無奮勵向上之意而抑  
存吾之不能終其篇乃爲少氣之甚者俱可戒也正  
禮書

惟石詩跋

何有老翁嘗立於散襟軒之南庭杖之所觸鏗如也  
掘之得二小石玲瓏譎詭綺文繚繞土剔而骨露泉  
灌而色發絡以紛披之卉乃擊文漆之几主人首賦



三山齋集  
詩屬客和之且使余爲之說以賀其遭余獨恠是石其賦形瓌奇宜爲人玩久矣且其所托不于窮崖絕礪廢墟荒林朝夕之步武是庭者履以過之卒發於何有翁之手豈所謂待其人而出者歟方其沉埋於厚土之底閱歷歲年而人不知豈自意一朝披豁呈露以自見其奇耶蓋天下之物未有蘊而不發特遲速有時焉耳是年何有翁歿余又悲是石其遭遇之難如此且得好奇如翁爲之主而遽失之使其有知當與望諸君諸葛武侯相吊於千古矣

庸窩遺稿跋

庸窩遺稿二卷詩若干首文若干首此余故人青松沈景洛之所著也景洛少治文詞遊京師有聲場屋間一時號才舉子及余識面已退居吾鄉之蒲川頽然爲野老矣獨見其眉宇間隱隱有奇氣意其中必有所蘊而亦未及深扣也後十餘年余罷官閒住景洛又自蒲川移于石室院下則與余家隔一麓以近時時杖策相過歡言飲酒吐露肝肺嘗自言吾少時讀書最多窮晝夜矻矻積三十年之久而後古人之情可見也是以其論說經史精識妙解出人意表尤喜談天下大勢古今英雄成敗得失往往指畫事情



三山齋集  
如在掌中而慨然有凌厲一代之意余於是方知景洛所蘊果有如是者而惜其無所試於世卒以六十布衣埋沒艸澤非命也耶景洛爲人夷曠不以事物累其心其於爲文亦不肯刻意求工有作多棄不收故其得於箱篋之餘者若是寥寥也然其文廉悍高潔絕無東人靡曼之態詩亦多可誦者具眼者當自識之又何必多乎哉景洛嘗與閔丹室百順金鳳麓履坤交最深相許爲知己使二子尙存其於此稿必有能發揮者而余之陋筆何足爲有無也亦可悲也已景洛諱淳希中 當宁丁酉司馬庸窩其自號也

崇禎紀元後百六十二年己酉安東金履安書

安東金氏族譜跋

安東金氏族譜自我高祖文谷先生實草創之而從祖竹醉公畢其修補積六十餘年之勤而後始行於世其事大故爲之如其慎重也自茲以往按而修之宜若無所難而又歷六十餘年新譜乃成豈亦有所待而然歟始族祖嚶嚶齋公有志於此旣爲之艸定凡例未及就而卒從弟判書履素慨然以繼述前功爲任其爲西伯出俸錢十萬以相剗斲之費收聚諸派所藏私譜分定有司各掌其役未周年而工告



訖新舊本通為一帙總幾卷其規模條例則悉遵舊本而參以嚶嚶齋公所定蓋不厭其益備也履安在田間未獲與聞始終然大體如此則庶幾其無憾而累世未遑之事於是乎舉其可謂吾宗之幸也宗中命履安識其事謹書之如此若其陳述祖德勸戒同人之意則三淵竹醉序跋在焉茲不敢復贅云爾  
崇禎紀元後百六十三年庚戌季夏二十一世孫履安謹跋

題紫陽袞鉞後

余祖文簡先生患綱目書浩汗欲止取其綱為一通

余嘗有意而未及也間告伯能為樂成之乍一展卷千數百年治亂興亡之大致如在掌上而其文皆夫子手筆誅褒予奪義例森然宜其別為一書以尊異之不得以抄錄言也伯能好讀史尤熟綱目今又有此編以提其要所謂先博而后約者耶

書寒松沈公

師周

旌門帖後

沈一之余友以善焉示其故叔父寒松公旌門帖具載公事母孝其致生鴟及感夢事甚異為之三復太息而抑有可恠焉方公之存也其一二儕友余及知之皆稱公善文詞為邑多美治而獨未有言其孝者



又一之氏今而後示以此帖何也嗟乎誠使公有一毫自喜其孝之心人其有不識哉公不惟不使人識之耳子弟遂不忍言其孝至身沒既久而猶然公於是乎真孝矣非學道而有得者能然乎一之氏又言公喜讀小學書蓋老而愈喜也信哉

書孟翁

洪公鳳祚

墨妙卷後

外從祖知中樞洪公世皆稱厚德君子而筆法伏一時時諸名公碑碣多陶菴李公文奉朝賀俞公篆而書輒出公手嘗書 孝純嬪銘旌禁中觀者如林公老皓鬚雍容揮染神氣偉然 上爲目屬嗟賞云此

帖乃八十後書婉麗工篤不減少年作真異事也

書貞夫人金氏遺事後

庚子季夏與李善長對校先集于秋水軒中一日善長出其所爲先夫人遺事泣且言曰昔者廷仁以是進之先師先師幸教以余有一言當爲題于卷尾而還之也竟未及而人事遽變子其識之以彰余不孝余亦泣而謹受既卒業而歎曰甚矣夫人之言與行何其與讀書君子相類也豈古所謂女士者歟宜書之彤管以爲世範而顧先君當日之所欲言者今不可得以復求小子又何述焉竊獨觀先君嘗撰先祖



三山齋集  
妣行狀有曰母有賢如此子不肖不能如程叔子之  
闡侯夫人然則人子之欲顯其親者莫先於自修而  
文字記述次之今善長其亦益篤舊學克自成立卓  
然爲今日程叔子則將不恨其不得一言於當日而  
其於承師旨而闡先徽皆可以無憾矣嗚呼吾輩俱  
老久失父師之訓猶有相與提警庶毋墜舊聞此吾  
與善長之所當勉者故僭告之如此不知善長以爲  
如何也九月晦日金履安謹書

書李善長家藏篆千字後

李上舍善長氏以篆千字一冊示余蓋其先祖叅贊

公受賜於 宣廟者而中經亡失偶得於人家亂帙  
中補綴而藏于家云公以 王室懿親有功於汝立  
之難策名麟閣與國同休卽此尋常 錫予之寵而  
其一時恩遇之盛亦可槩見宜子孫之永以爲寶惟  
恐復失而余又見其卷面所題卽 萬曆三十六年  
所 宣賜今百有五十餘年之久矣其間天下之變  
有不勝言而中州東土典章圖籍之懿已皆蕩爲灰  
燼鮮有存者惟此寂寥短卷尙揭 天朝紀元爛然  
爲劫前舊物豈不尤可貴乎爲之摩挲太息遂書此  
以歸之



題慎君槿所藏文谷先生簡牘後

朗城慎君槿啓叟甫過余漢上示此帖乃余高祖文谷先生謫朗城時與啓叟之高祖叅奉公往復簡牘而附以別詩一篇及北歸後數書卽見吾祖患難窮厄之際猶得賢士爲主問訊贈遺情好綢繆殆若平生之親其一時德義之相感有足艷歎而尋其歲月今已百有十年閱歷滄桑墨蹟如新非慎氏愛護之勤又何以及此嗚呼觀於是而吾兩家有不油然而相愛以講其世好者耶雖千里之遠視之如同室可也卷中有慰疏一度時吾祖位上相年已五十八矣親

作蠅頭細字無一畫潦率非徒精力絕人其平日誠敬之功不遺細物蓋如此擎玩累回竊不勝感惕于中謹書此以歸之 崇禎三甲辰十月上澣不肖玄孫履安敬識

書明菴處士譜狀後

明菴處士鄭公棧譜狀一卷得於舊篋中譜不書作者名狀則出於其子相鼎氏之手相鼎氏嘗以是乞文于先君跋涉千里積十數年之勤而未已今觀題面六字實先君筆則蓋有所徵信而將以許之也不幸文未及就而相鼎氏亦已作古人其庶弟相寅乃



三山齋集  
以屬於余顧余後生輕微不敢爲人作銘况今老病無以自力俛仰人事良足悲惋獨念公以海外布衣生於天朝運訖四十年之後憤冠屨之倒置謝迹公車浮遊海嶽以終其身斯已奇矣至其晚入頭流深處得所謂武夷洞者而手畫晦翁夫子諸葛忠武侯遺像揭之屋壁朝夕吟哦其下以寓高山景行之慕則其所感之深所學之正又非一時方外之士所能及者世有如朱夫子表章南渡後人物則公名不患无傳卽不能遇而只以片石大書大明處士鄭公之墓則千載之下誰有過而不式者余旣無以塞

相寅甫之意又傷今人不肯讀春秋而如公者不可以復見也爲之慨然太息書此於卷尾以還之 崇禎紀元後三乙巳孟秋之望安東金履安謹跋

書朴君燦瑛陽洞遺稿後

與陽朴上舍洞玉甫與其從兄舜玉甫嘗從學于余先人其人慈良雅潔一見可知修士也不幸遇奇疾而天每思之愴然今舜玉甫以其遺稿二冊示余詞藝之所就又已如此而其一吟一詠纏綿惻怛於父兄師友之際者尤見平日仁孝之實惜乎斯人而止於斯也舜玉哀其終泯願余有一言爲題此於卷末



俾歸而貽其後人

書徐弼元孝行錄後

余讀星州孝子徐弼元事蹟其純誠卓行往往令人出涕而至於傷其母一粥之不甘自施箠撻感其妻而爲孝婦雖載之小學書何愧焉弼元閭閻卑人未必知讀書徒以天賦彝性未曾牯喪無所爲而自能乎此昔呂榮公論京兆民讓金事而知人皆可以爲堯舜余於弼元亦云噫誰能以此轉聞于朝以勸一世之爲子者丙午仲春漢上病夫書

書道峰黜享事實後

景宗癸卯拯黨金范甲等投疏醜誣尤菴先生請黜道峰院享故牧使洪公允輔時爲諸生倡率同志二百餘人推郭公鎮緯爲疏首伏闕抗辨其辭甚烈至以司馬門三日斥其黨之居中壅蔽者旣而尤菴竟不免黜享則又率同志馳詣道峰正色明言使先生神版不辱於醜類之手遂相向慟哭而歸讀此錄其時事如在目前令人憤痛裂眦而當大禍斬伐之際一時士類皆惴惴脅息甚或回面汗行以附於兇黨者有矣若公之爲真所謂大冬松柏而其凜然不可屈之氣至今顯顯紙墨間吁其可敬也哉余又聞公



自此退居南陽之海上扁其室曰抱膝日歌吟其中  
不復問世間事至 英宗初服還入太學又與鄭公  
棹上䟽討者輝光恒億五賊直聲震一世其志節言  
論有始有終如此謹附識于此以見公當日所立非  
一時慷慨之發云 崇禎三丙午季秋下澣安東金  
履安書

書洪氏妹所藏先考墨蹟後

噫此先君子五十九歲筆也今二十八年墨光如新  
而其詩皆萬世婦女師法之所存當時以此書與吾  
妹者豈偶然乎哉吾妹終身寶藏既老將以爲屏以

寓晨夕羹墻之慕仍欲留余筆跡使識其下丁未孟  
秋不肖孤履安謹書

題枕肱堂李公夢齋年譜後

余讀枕肱堂李公年譜其述孝感多異蹟髣髴古之  
王祥然此等事古人蓋罕言之爲不可必致也若公  
髫年喪父已能自致其情文及母年高憂其一日之  
離側斷棄公車專以奉養爲事躬親漁獵務盡滋味  
三十年如一日又推此心凡於報本追遠之圖不憚  
勤劬多人所難能者其實行如此斯可敬也已余又  
得公自責之文及所爲禮辨諸書益知志業所存而



其爲孝蓋亦得之於此子夏氏所謂吾必謂之學矣者不其然歟公之子鳳興與叔甫嘗受業於余先人與余善今跋涉千里請爲記述之文恨余老病無以副其意則姑識此卷末俾覽者有所徵焉 崇禎三  
戊申正月下澣安東金履安書

書大菀酬唱錄後

右大菀酬唱錄藏于淳昌白君師健家君之先祖松湖公與我先祖文正公相善嘗同遊于海南之大菀山而有此作逮我伯曾祖忠獻公兄弟又與松湖之孫遊此地兩世詩文合爲一卷而其筆則皆文正忠

獻手蹟也卷中又有我高祖文忠公暨先君所爲題跋白君袖來示余盥手敬玩恍如躬陪杖屨于長春洞裏仰覩先輩風流文雅之盛而吾兩家世好之篤於此亦可徵矣惟是歲月悠邈人事屢變孤生僅存自不勝俯仰傷感而白君亦已棄其筆硯赴然爲跗注之君子噫一盛一衰亦理之常耳惟百世無相忘之義先君跋語存焉此則吾後人之所共勉也旣以告白君仍題卷尾以風來者 崇禎三周戊申季春  
下澣文正公六世孫履安謹書

書金君泰善言行錄後



龍岡金震秀季賢嘗學於吾先人今跋涉千里以其兄震復氏所爲先考言行錄一通示余曰吾父之孝也而不能顯聞于朝不肖輩之罪也願得子一言尙賁其墓隧余敬受而卒業焉噫公之事親何其與小學所載古孝子事相類而其純誠至愛老而彌篤至以祭時誤墜一器自笞廟庭以謝其不謹則又古人之所未有非一念洞屬事死如生者能然乎公生長遐陬無師友聞見之素其少日香山所讀止小學二卷耳而一生受用乃如此視世之淹貫經籍好談道義而實行內歎者何如也夫闡發人潛德以垂諸後

君子之所樂爲也惜乎余非其人且老病瀕死莫能自力只書此卷末以塞季賢甫之意其可歎也已  
崇禎三周戊申孟夏上澣安東金履安題于三山閣中

題長川金公仁俊行狀後

余觀近世言孝者類多冰魚雪笋之異今讀此狀直平常耳然其純誠篤愛自致於居養喪祭之際至於臨死諄諄而不能已者自令人感歎流涕而又能推廣此心和于兄弟惠于宗族一門之內雍睦成風至今猶有餘教焉此何待冰魚雪笋而徵其孝哉吁其



可敬也余又愛公訓子數語髣髴公明宣所學深有  
警於後世虛矯務外之習公之訓子如此其自爲也  
可知卽其爲孝蓋亦有得於斯也歟公之子濟默甫  
師事吾先人嘗以此狀乞爲之銘旣受諾而未及成  
乃復屬之於余顧余何敢且老病瀕死無以自力爲  
之相視泫然畧書此于卷端以俟知德者考焉 崇  
禎三庚戌仲冬安東金履安跋

題崎菴鄭公

相琦

行狀後

鄭斯文仲烈以其先祖崎菴公行狀示余其文質而  
無華兢兢乎如有所畏孫爲祖狀宜然也然卽此而

觀之公之孝友實行已自卓然範世又能莊以持已  
遜以遇人大抵不合於小學矩度者爲寡而貨利榮  
達灑然不留情時人比之玉壺清冰亦可以想見人  
品之高矣仲烈以族孫爲嗣於公則公之沒已久其  
於平生言行蓋多未詳而申勤採訪於古老之逮見  
者如是又懼家內記述不能以傳遠欲求當世之公  
言以銘其墓真孝孫之用心也惜乎所托者不得其  
人而乃及於余余何足以不朽公哉雖然仲烈吾所  
善也知其言爲不妄世或有知余者則亦知仲烈而  
公之德美不患其終泯矣故辭其銘而爲書其狀尾



三山齋集  
如此云 崇禎三庚戌冬至前三日安東金履安跋  
題李衡臣先考家狀後

嗚呼此吾故人李某所爲其先考生員公家狀也某嘗以是謁銘於吾先人而不及成則又請余爲跋語老病因循久未能副而某已作土中之人悲夫雖然公雖不幸而不得吾先人之銘亦旣得之於當世之秉筆者則無事乎余言之贅矣獨念先人嘗爲某作漢上遺廬孝友家風八大字以貽之直題其廬與銘其墓不同耳其所稱許亦足以垂之久遠狀中宜附此事而今闕焉恨余不及某在時與之商定第錄之

使觀者有考焉某受業于吾先人終身誦慕不衰嘗欲作事一堂藏其家先器物與吾先人杖屨筆札之屬而處其中以晨夕瞻依余爲之贈遺筆焉不知此堂果成否乎其用情篤厚亦可以徵公之餘教矣偶檢塵篋得此文念不可已諾於逝者亟題此俾陳於其靈筵噫九原可作其猶足爲慰耶







